



選詩卷第四

上盧

晉詩二

三十七首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嘗入蜀著劔閣銘

張敏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由此知名起

家著作佐郎出補肥鄉令復為著作郎累遷

弘農太守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任見世方亂

遂稱疾告歸卒于家

七哀詩

五世何壘壘舊音平聲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

百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無反周南季葉

一作喪亂起賊盜如豺廂毀壤過一杯反嬴侯使房

啓幽戶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反虜園寢化為

墟周墉無遺堵蒙籠荆棘生蹊徑登童豎狐兔窟

其中蕪穢不復掃反蘇頌並墾發萌隸營農圃

替為萬乘君今為丘中土感彼雍法門言博滄哀

今一作古

賦也北邙洛中山名主八貴臣多葬此山洛城

記所謂九原之地是也天子之暮曰陵恭文原

皆反名按漢書安帝葬恭陵靈帝葬文陵光武

塋原陵鬱無謂地肥美而草木茂也杯掬也

漢書張釋之有愚民取長陵一杯土之喻過一

杯者言諸陵之毀壞不特一杯而已便房塚墳

中室珠柙贈葬之物西京雜記云漢帝及侯王

送死皆珠襦玉匣剽虜劫掠也園寢陵旁廟墟

荒廢之地也築土累甃曰墉五板為堵堅未冠

者之稱掃除也龍塚也禮記云適墓不登龍壘

發開耕也萌與氓同無知之民也隸僕隸也雍

門言桓譚新論雍門周謂子孟嘗君曰君千秋萬

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

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日子孟嘗君之奪貴乃
至此乎孟嘗君聞之淚下承睫○此蓋孟陽嘗
訪漢陵遺跡感而有賦故其言之詳而哀之深
讀者亦不能無感焉

張協字景陽與兄載齊名辟入公府掾轉秘書
郎出補華陰令征北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
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時天下已亂遂
屏居草澤以屬詠自娛永嘉初復徵為黃門
侍郎註疾不就終於家

詠史

晉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諠諠京都門羣公祖二
踈朱軒曜金城供屠用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
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為鞞
墮涕賢哉此大樽樽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
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患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
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賦也西京謂西漢東都門長安東門也餞行日
祖二踈踈廣踈受也廣字仲翁宣帝時為太子
太傅受字公子太傅兄子也亦同時為少傅金
城喻城之堅也供設也海隅謂二踈所居東海

蘭陵也掉散儲積也累愚謂為愚者之累也咄
說文云相謂也冕大夫以上之冠蟬冕七冠加
金蟬珥貂者也紳大帶之垂者見書猶言為我
書之欲其不忘也論語云子張書諸紳○按漢
書廣謂受日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
退天之道也乃相與乞骸骨上賜黃金二十斤
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皆道供
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
矣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既歸鄉里日賣金
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共相娛樂或勸其為
子孫買田宅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
財則益其過終不聽夫二踈父子並為師傅太
子每朝謁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莫不以為
榮當是時乃能抽簪勇退免辱殆之累可謂見
幾而作者矣景陽時既託疾屏居故詠其事以
諷當代之持祿固位者且首言西漢朝野歡娛
之盛以見今之不然其意微矣

雜詩六首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颺扇綠
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

物肅弱條不重韜結芳蕤如佳豈再馥人生瀛海
內忽如鳥過目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

賦也坤維西南隅也西陸立秋以後日行之道

浮陽日光也栖猶依也蟲藏日蟄龍陽物也故

龍蟄則陽氣潛藏凝者止而不行之意肅之言

縮也毛氏詩註謂霜降則萬物收縮是也結者

文子曰夏條可結言其弱也至秋則堅枯不復

可結矣蕤花也瀛海史記鄒衍謂九州之外有

瀛海環之前脩謂前代脩德之久也○此景陽

感時自警之詩言見夫氣候流易時物變衰因

念人生奄忽若此則君子進德脩業未可以

不及時也且聞孔子川逝不舍之歎則知前脩

所以自強不息者亦法乎此而已可不勉哉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如字一谷翳翳結繁雲森

森散雨足輕風推勁草凝霜踈高木密葉日夜踈

叢林森如束嘯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

憂將從季主卜

比也朝霞陰雨之兆諺云朝霞不出門言其必

雨也丹氣霞氣也河圖云崑崙山有五色水赤

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赤然湯谷日所出處謂

越王姓按史記漢東海王搖都東甌其先越王
勾踐之後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駱祝斷也謂
削髮也設施也此以上語意皆本莊子鈺甌甌
也魚目魚之目睛侶珠者不見豈不見也郢楚
都今荊州之江陵也居然別猶言可坐而別陽
春巴人皆曲名宋玉對問云客有歌於郢中者
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人屬而和者數千及為陽
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是其曲彌高者和彌寡
下節猶言下品○此景陽傷已之不遇也言我
昔資章甫以往幽荒之國而其俗好僻異此貨

終無所用以況功年抱負所學入仕干朝而朝
廷漸至昏亂惟邪佞是從是以吾道空無所施
焉彼小人者自以為是乃反以我為迂猶流甌
之夸美玉魚目之笑明珠也然其是非真偽豈
難辨哉如陽春巴人之曲高下固已絕殊但流
俗昏迷不能察識焉爾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
旌出覩軍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
武一朝征長缺鳴鞘如中烽火列邊亭舍
衡門衣更聲被綬反胡纓疇管懷微志帷幙竊

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哥兵折衝樽俎間制勝
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賦也懸旌戰國策云心搖搖如懸旌終無所泊
鞞騎上鼓神武軍威勇捷之稱後世禁衛亦有
神武軍之名長缺劔名鞘刀室也邊侯有警舉
火以相告曰烽縵胡謂鹿縵無文理者莊子謂
劔士垂縵胡之縵帷幙軍中運籌之所折衝高
誘曰謂能折還敵人之衝車使不得進也晏子
春秋云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制勝猶
言決勝兩楹賓主之位也○此篇始位於征北

從事中郎之時乎言在軍中心無定系常恐邊
方警急即當奮身以往蓋我疇昔有志於此而
帷幄之事竊嘗經心焉何必手操干戈乃為用
兵惟坐於廟堂而笑談樽俎之間自可折衝而
制勝矣且巧遲不如拙速亦兵法之機要也詳
此則景陽之才畧過人亦可見矣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叶經下叶祛車如昨日望
舒四五圓俗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叶攢叶流波戀
舊浦行雲思故山叶斲叶斲閩越衣祛文蛇胡馬願度
燕風土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賦而比也述循也謂循其所受之職投適也旅
衆也下車始至之時如昨日者言不覺其久也
望舒月御此直指為月也閩越南越也文蛇如
柳宗元言末州之蛇黑質白章之類衣者蓋以
其皮為衣也習慣熟也○此篇蓋作於河間內
史之時河間北方郡即今瀛州也故言述職邊
城羈束頗久因感時物之變乃託流波行雲以
自比復舉風土之便習物性之固然者以自決
焉然則景陽之託疾歸隱其在斯時歟
結字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幽岫峭壯

及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滄館與南岑雖無箕畢期
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壘雉寒往松擁條陰溪壑無人
跡荒楚鬱蕭森投表循岸垂世竹聞樵采音重基可
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沉游思
韞竹素園寄詞翰墨林

賦也藪大澤也水南為陰山有穴為岫滄雲興
貌詩云有滄淒淒興雨祁祁山小而高曰岑箕
畢二宿名凡月宿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
側手為膚按指為寸公羊傳云泰山之雲膚寸
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壘由埒楚叢木也迴環

潘之貌淵止水也養真謂守其性之自然尚亦
貴也陸沉以譬隱者無水而自沉沒也竹素謂
典籍古者以竹簡統素為書園以喻廣林則言
多也○景陽既歸隱卜築耕稼而作此詩夫以
乍去祿位處此深山窮谷而其景物淒然人跡
闕絕宜若有不堪於懷者然見重基之積則志
可擬之使益高觀迴淵之渚則心可比之使益
靜於是養真韜晦以道自勝而時游情於簡冊
屬詠其詞章已自不勝其樂尚何富貴之足慕
哉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吳丞相遜之孫大將軍
抗之子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奇才領
父兵為牙門將軍
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大傅楊駿辟為祭酒
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出補吳王郎中令入
為尚書郎趙主倫輔政引為參軍大安初成
都王穎等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
北大都督因戰敗績衆譖之遂為穎所害年

四十三

短歌行四言

說見前長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入壽幾何逝如朝霜時不重
去至華不再揚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
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
豈曰無感憂為賦子忘我酒既旨我有既臧短歌
有詠長夜無荒

賦也揚發也蘋萍之文者生白華暉光鮮貌來
日指將來之日去日謂既往之年在房即詩所
謂入我牀下也章著也臧猶嘉也長夜猶言終
夜文記云紂為長夜之飲荒謂樂酒無厭也○

此士衡宴會賓親之詩既有以勸其不可不樂
又得以因其會而心憂而卒能以長夜無荒為
戒其得唐風蟋蟀之遺意者歟

猛虎行

按伎錄此相和歌詞之平調曲也古詞
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栖野雀
安無巢遊子為誰驕但取首句二字以
命題耳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
多苦心整駕肅時命秋音伏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

寒栖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韻崇雲臨
岸駭鳴條隨風唵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弦
無懦響亮節難為音入生誠未易賦豉曷云開此
襟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賦而此也盜泉泉名尸子曰孔子過盜泉渴矣
而不飲惡其名也歸猶去也歲陰謂春夏為陽
秋冬為陰崇高也駭驚亂貌懦弱也襟即懷也
耿介堅正特立之貌○士衡既入洛羈寓久之
雖或就仕時國中多難顧榮勸其還吳不聽此
篇之作其在斯乎首言雖渴不飲盜泉雖熱

不陰惡木此有心之士審擇所處而其立心
苦有非它人所能知者且士衡素負才望志
匡世吳既亡矣全晉復將何之故又言惟當整
駕敬待時君之命今乃杖策而出遠有所求不
免服事權門追逐群小譬猶飢食虎窟寒栖雀
林亦何心哉殆將遭時立功以遂所志焉爾今
既不然而况運祚日衰擾亂非二亦猶時往歲
陰雲駭岸而風鳴條也當是時我但言嘯於幽
僻無人之地以自適焉蓋以絃之急者必無懦
響而負直亮之節者言必不巽豈不於此難為

我故又嘆人生實不日勿為而所蘊何由舒展願
我不日耿介之懷而今若此是以俯仰古今不
能無愧也

飲馬長城窟行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
仕問陰山候勁虜在燕
評然戎車無停軌旆旆屢如
但遷仰憑積雪巖俯涉
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
以懸險猶音亮未
夷征人豈徒旋末德爭先
嗚凶器無兩全師克
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遵甘
陳迹收功單疇連于
旃振旅勞歸士受爵豪街
傳朱戀反
如字

賦也陰山在北塞雲中之地候守疆吏也勁強
悍之意北狄曰虜即獫狁也燕然虜中山名旌
旆皆旗屬析羽曰旌繼旌曰旆綿長徒空也未
德指兵事而言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
也先鳴左氏傳周綽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
預註謂自比於鷄鬪勝而先鳴凶器謂兵也克
勝沒陷也甘陳漢甘延壽為西域都護與副校
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以功封延壽義成侯賜
湯爵關內侯旃謂旌帳穹廬也振收也豪街傳
陳湯上疏請懸單于頭泉街蠻夷邸間晉灼曰

在長安城門內李善曰邸傳舍也蓋橐街置邸
所以為蠻夷朝宿之舍也○此亦從軍之詩不
知何為而作始言涉歷險艱久而不返者以獫
狁之未平也終論爭先交戰勢無兩全而勝負
得喪安可預必惟將効古人收功于虜庭受爵
於京都是吾志也此篇在士衡樂府中詞平理
順而不失忠義之節較之演義所取從軍苦寒
日出東南隅行及前緩聲歌等篇徒以詞藻豔
麗而無曲折致趣者則有間矣故為錄之但受
爵二字視左太冲長揖歸田之意為不及耳

門有車馬客行

按伎錄乃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
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拊膺携客泣掩淚叙
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
皆凋喪去聲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壠日
月多松柏鬱蒼蒼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
惟予生倖仰獨悲傷

賦也發發足於彼也念君者設為客詞也濡跡
漬足也江湘本言涉江以湘水亦入于江故兼

言之投振也投袂恩遽出迎之意攬撮持也溫
 涼謂經別之氣候舊齒耆老也市朝城闕皆指
 吳故都而言立荒猶言丘墟○凡旅寓之士聞
 有客自故鄉來者其趨迎感泣訪舊惻愴之情
 豈得自己况士衡祖父世為將相著大勳於江
 表及已亦嘗領父兵為牙門將今乃世殊事異
 遠離邦族且聞故都立荒而丘壠久不歸省所
 以推驗天道靈惠平生无不耻不為之悲傷也

長安有蘇邪行

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相和歌詞之清

岐道也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
 塵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履服鮮
 芳春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覲傾蓋承芳訊欲鳴
 當及晨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
 步豈逮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以律將遂殊塗軌
 要聲子同歸津

賦而兼比也岐道之旁出者爾雅以二達謂之
 岐旁華景日光也玉佩玉樸猶愚也軾車前橫
 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俊民即豪彥也馬暴也

補註四
五
傾猶委也家語云孔子之郊遭程子於涂傾蓋而語訊言也鳴及晨者以鷄喻人當及時而仕也守一謂執守常理而不變者矜自負也規行矩步謂舉足必中度也曠闊遠貌逮及也投足循跡而行也遂從也殊塗謂正塗與邪徑異趣者易云天下殊塗而同歸要約也○士衡在京洛見世道險狹邪僻而豪俊之士競相奔趨自謂得志莫覺其非故託岐路為喻而賦此以諷焉首言車服之卑麗氣勢之驕暴已足彰其失矣復謂我本倦遊之客易於止託况多豪者舊

親承以美言諄諄勸誘如此是豈不知岐路可以遠及於人哉然既投足於正塗而意向已定不可改矣蓋窮達之分雖殊而其理則一猶四時寒暑各異而一氣流行則同不必一一相循且將遂我所適而要子於同歸之津可也此不特辭其所勸而所以警之者亦深矣但意圓而語滯舊說不能盡通爾

豫章行

豫章漢郡名今江西龍興府也按樂府錄古白楊詞云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

山文云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
枝與葉何時復相連後人因以為豫章
行亦相和歌詞之清調曲也

汎舟清川渚遙望當山園謹備無謂川陸殊途軌
懿親將遠尋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
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吳無停陰前路既
已多後塗隨年促促薄暮景疊上音鮮克禁曷
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
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賦也水岐成渚懿親謂兄弟也三荆齊諧記云

田真田慶田廣欲分財產堂前有紫荆一株夜
議斫分為三曉即憔悴真歎曰樹本同株聞分
斫尚如此况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四鳥說
苑云

完一作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
將分乎四海毋悲鳴而送之其聲甚哀

悼傷也前路謂已歷之年後

塗猶言末路曹曹進不已貌禁當嬰繫行去也
○士衡以兄弟將有遠行因傷別而賦此且言

人壽無幾但年促迫則已無如之何況復以茲
離別而懷若心耶然有遠大之節者其繫于物
必淺而近情之人能不深有所累乎故於其行
但祝以善自保養雖形影隔絕惟當繼以音問
可也

塘上行

此亦相和歌詞之清調曲也按鄴都
事魏文帝甄皇后為郭后所譖賜死後
宮臨終為詩有蒲生我池中及弃捐素
所愛等語即此曲也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一被蒙風雲會移居蕙池
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下平泉沾潤既已渥結根
與且堅四節逝不處繁華始天久鮮淑氣與時噴餘
芳隨風掄天道有速易人理無常全男歡智傾愚
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
光照妾薄暮年

比也離香草侶水薺生水中故曰江離楚詞作
離宣猶揚也藻華彩也玉臺漢書註云上帝所
居滄浪水名泉取其清而言渥厚與深淵和傾
圯愛寵也末者遠及之意○此篇豈亦宮中妃

嬪之流有衰老而失寵者故為託江離為喻以
諷其主焉或曰此士衡慮已之詞然不可考其
何為也且言智能傾愚衰當避妍固天道之常
故於身退有不足惜但懼讒邪如蒼蠅之能變
白黑者乘間而進有以惑亂於君耳其忠愛之
誠見於詞者如此則庶幾能感悟之云

招隱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
谷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
翠幄叶音屋結風李華作楚誤竹蘭林回芳薄如秀木山

潛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也音出
至樂非有假安車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
欲

賦也明發謂收小旦而光明開發也構說文云蓋
也覆帳謂之帳結風上林賦結風激楚註云回
風也佇停也蘭林猶楚詞言蕙林回芳謂蘭氣
飄轉者薄回薄也靈者美詞頽響奔迸之聲曾
與層同重級也曲謂空坎處澆通作凜濟也莊
子曰唐虞始為天下興化凜醇散朴含車曰稅
○士衡見朝廷仕進之難慕山林隱居之勝故

賦是篇言明發而心思不平乃振衣舉足想夫
幽人之在深谷而招尋之觀其朝夕暇豫景趣
自然有不假營為而至樂存焉者且富貴誠不
易圖則將就此稅駕以從吾所好而已此特記
為空言而不及踐者蓋其幽隱之情卒無以勝
夫功名之志焉爾

園葵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鬱萋萋
西南晞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
時逝和風載歲暮商飈飛層雲無
溫液嚴霜有凝威

玄景陰素純豐條並去
盛落葉後聲秋衰慶彼晚
凋福忘此孤生悲

賦也榮花也傾謂傾心向日穎芳莖也明明系
和戢止也無溫液也者謂重陰寒凝無溫和之澤
也慶賀也○李善曰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
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以機為倫作
禪文收之賴成都王穎救免故作此詩以謝其
說得之蓋士衡由吳入洛故以種葵北園自况
而露澤月輝以喻君之寵祿時逝歲暮以喻晉
之衰末且以霜威比齊王而高墉比成都也

贈從兄車騎

從兄按本集字士光車騎官名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為
擊心勞鬢谷水陽旋變岷山陰營鬼懷茲士精爽
若飛沉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
我怨積鬱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物與襟斯言
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興也谷水岷山並在吳地陸道瞻吳地記云海
鹽縣東北有長谷陸遜陸凱居之谷東二十里
有岷山文祖葬焉管仲葵葵也人之陰靈為鼻

以其陰靈之聚若有光景然故謂之營鬼又禮
記註云耳目之精明為鬼爽即明也豫樂也所
欽指從兄而言怨慕怨已之不得見而思慕也
○此士衡在京師時寄贈之詩言彼孤獸離鳥
則各思其故處矣此遠遊從宦之人其心辛苦
豈無所為者耶故下文歷叙其懷戀故鄉思慕
從兄之情既已深切且謂安得靈草使人忘歸
者以樹背襟乎蓋背與襟本非樹草之所特以
真切近於身故託言之譬猶思羣之鳥音聲悲
苦其實如此豈虛言哉

贈尚書郎顧彥先

顧彥先名榮亦吳人與士衡兄弟同入

洛時彌三俊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針屍望舒離金虎屏解
訖翳吐重陰淒風迺吐去聲時序苦雨遂成霖朝遊
忘輕羽夕息憶重衾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與
子隔蕭牆蕭牆阻且深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
音聲日夜闕何用慰吾心

賦而兼此也大火心星也仲夏之月昏見于地
之南方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貞正也朱

光朱明也積陽淮南子所謂積陽之熱氣生火
火氣之精者為日是也熙說文云燥也離麗也
金虎以畢在西方白虎七宿中故總名之屏翳
呂氏春秋謂之雲師者是也迺逆也雨久曰苦
雨輕羽謂扇也蕭牆門屏也○此蓋士衡與彥
先同時為尚書郎因雨久不得相見故贈是詩
且以寓夫朝廷方當隆盛而陰邪擅權政事乖
錯感物懷憂欲相慰而不得之意云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

續續備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韋龍心曲沉
歡滯不起歡沉儼帶難克興心亂誰為聲理願假
歸鴻翼翻飛浙江記

賦也縉黑也同懷子謂婦也隆繁盛之意心曲
心中委曲之處沉深也浙江在吳地水別復入
為記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借問歎何為韋佳人眇
天末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
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瑟願保金石軀慰
安長飢渴

賦也充滿也開門內也佳人猶言良人眇視遠
而難見之貌天末謂天之盡端音息音問消息
也瑟箭本受弦處箭釋則瑟離弦矣金石喻堅
飢渴喻思也○此時託為彥先夫婦贈答若近
於戲然其詞義敬慎殊不失倫理之正且言願
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則又見其愛愈篤望愈
深而無怨傷之心焉其得夫婦之道者矣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彌二
陸吳亡入洛補浚儀令政稱神明後成都王
穎表為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右司馬屢以正

言作穎因機收并遇害

答張士然

按孫盛晉陽秋士然名俊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在渚悲風薄丘
榛脩路無窮跡井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
良隣歡舊難假合反古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
髮鬢眼中人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賦也通直枉曲也允夫為井四井為邑循沿也
桑梓域謂父母之邦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恨中人指士然而言靡靡行貌眷眷願戀之意

○此蓋士龍入洛時答士然所贈故歷叙川塗
風俗之異感念故鄉親舊之遠是以行愈遠而
情愈苦也

為顧彥先贈婦

文選本有二篇上曰婦答之詞舊註並謂
贈婦婦答各為二首此云贈婦誤也愚
按士衡亦為彥先贈答各一篇而總題
之二上婦意者士龍名題當不異此但

招明止錄其答詞而題則因其舊耳

悠悠君行邁筑策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求路隔萬

里京室多妖治粲粲都人子雅步擢纖腰巧笑發
皓齒佳麗良可美裘賤焉足紀遠蒙眷顧言銜恩
非望始

賦也京室京都宮室也粲粲鮮明貌都人子即
京室妖治以明富貴家女也雅者閑習從容之
意擢者聳直微動之貌紀記錄也銜謂承受之
如口含物也○其言君行邁而妾獨止山河萬
里安可踰越者蓋有欲往從而不得之意且謂
京室之妖誠可愛美而已之裘賤何足紀錄
雖蒙遠有贈言終非致意於昔日之恩好也

篇詞若譙恭而其怨嗟之意自有不容掩者豈
亦有為而言歟

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美姿儀少才穎彌
為奇童太尉賈充辟為掾尋舉秀才為郎
河陽懷二縣令勤於政績入補尚書郎廷尉
平賊命諂事賈謚累遷給事黃門侍郎素與
孫秀有隙及趙王倫輔政秀遂誣岳與石崇
為亂誅之夷三族

在懷縣作

按輿地廣記懷州武陟縣本漢懷縣即

禹貢覃懷之地唐貞觀初省入武陟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未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

曦朝想慶雲與夕遲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

臨清池涼颺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

衢列高椅瓜瓠反節蔓長苞薑芋紛廣畦

反規畧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

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

載迄詩反訖于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徒懷越

鳥志眷戀想南枝

賦也南陸夏月日行之道脩景謂日永也夏為

未明末垂將盡之際謂六月也夏至後第二尺

為初伏赫曦盛也慶瑞遲待也集來會也靈圃

猶言靈囿瓜之小者曰瓠蔓延也苞謂瓜藤紛

雜也畦區也稻稔稔也凡卉木初生可植者曰

栽肅齊貌黍糯禾也乏者不足之詞驅役猶言

趨職宰邑長之稱績治功也京輦謂天子所都

輦輟之下迄至也廊廟後漢書註謂殿廊及太

廟皆謀國事之所出通作黜貶斥也○安仁自

河陽遷懷令因避暑登城瞻眺乃知在外既夕

而起戀關之情故作是詩其中歷叙景物惟果

木禾蔬一皆有用而不可缺者政宰邑者所當觀省且因以歎已之虛薄之用曾時物之不若也

石崇字季倫渤海人年二十餘為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累遷侍中出為尚書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致富不貲後以太僕衛尉與貴戚王愷等以奢侈相尚有文妓名綵珠孫秀使人求之不得遂勸趙王倫誅族其家

王明辭并序

按伎錄王昭君詞石崇所造乃相和歌詞之嗟歎曲也

王明君者本是為一作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

匈奴妓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

漢書王嬙家昭君琴操昔公主嫁烏孫驥城

傳遣孫使王嬙家昭君琴操昔公主嫁烏孫驥城

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

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云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霑

珠纓行行口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
 關矧延氏婿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
 陵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
 亦何聊積思韃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
 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
 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
 為情

賦也訣別也前驅導行之人抗舉也御侍從也
 流離猶淋瀝也轅車前曲木以持衡者五內五
 臟也穹廬旃帳也關氏單于后稱父子謂呼韓

邪單于初請為漢婿及死子雕陶莫臯立復妻
 昭君生二女默默隱忍貌苟且也聊况味也糞
 穢也并猶俱也○此季倫述昭君之意而作也
 夫昭君之失節單于之亂倫其事固為可醜然
 亦錄而不遺者以為於此可見漢道之日衰而
 使匈奴得遂所欲足以垂鑒後世也况其終篇
 不苟情至詞贍有可觀者焉

曹攄字顏遠譙國人少有孝行補臨淄令申
 節婦誣殺姑寃獄放死囚甄歸家剋日令還
 號曰聖君入為尚書郎累遷中書侍郎為長

沙王又司馬又敗免官惠帝末起為襄城太守未嘉中遷高密王征南司馬流人王道寇掠城邑遇戰死之百姓並為奔喪號哭

感舊詩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群士皆一作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

賦也廉藺廉頗藺相如也頗為趙將後以趙括代免歸遂失勢故客盡去及復為將客復至又

趙王以相如從會秦王于滹池有功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怒欲辱之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於是告人羞之皆請辭去田竇漢丞相田蚡竇嬰也二人皆嘗免官居家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効士趨勢利者皆去嬰歸蚡困蒙謂困窮而昏蒙也蔭被及也光儀光華儀容也有客周頌篇名露斯小雅湛露篇之詞以興厭厭飲醉之義樂指誄歌而言禮記云臨樂不歎素絲路岐語出淮南子言其易變而不一也○此蓋顏遠免官家居時感鄉里之人不忘故

舊而作言自古勢利之交隨時向背人心物性
莫不皆然今我當困蒙之時衆皆背去而鄉人
獨能待我如此豈易得哉故復於觴詠之際發
素絲岐路之歎殆將勉其益敦此義不可惑於
世道而有變也

潘尼字正封少與從父岳俱以文章知名太
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累拜太子舍人出
為宛令入補尚書郎趙王倫篡位遂稱疾歸
齊王問起義引為參軍事平封安昌公歷黃
門侍郎祕書監永興末為中書令備嘗艱難

永嘉中遷太常卿携家啟還鄉里道病卒
迎大駕

舊註東海王越奉大駕討鄴軍敗奔下
邳永興二年越率甲士三萬迎大駕還
洛尼時預焉故有此作

南山鬱火崙嶒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縈被
廣陽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愔許偃淳
淒風尋帷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
夷峻函方嶮澁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
籠檻騏驥見維繫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且少

停君駕徐待干戈戰

賦而此也岑峯高峻貌繁皤蒿也下濕曰隰順
從集止也車上張繒曰幟惟車幟也世故謂國
家禍亂之事嶠山名有東嶠西嶠又名嶽崑山
在河南府永寧縣北函函谷已見曹子建詩檻
養獸櫛騏驥良馬維繫繫絆也自狐狸以下至
此皆比詞俎豆禮器也○尼之仕也當惠帝昏
庸諸王構隙至於劫遷車駕國步艱危群兇得
意而君子不獲遂其所施故賦此詩託為路人
相勸之詞以寓退休之志焉

劉琨字越石中山人少以雄豪著名永嘉初
為并州刺史在晉陽為胡騎所圍乃乘月登
樓清嘯賊聞之悽然流涕並弃圍去建興二
年加大將軍都督并州三年進司空四年其
長史以并州叛降石勒琨遂奔薊段匹磾因
與結婚約以共戴晉室元帝渡江復加大尉
封廣武侯後其子羣與匹磾有隙遂被害謚
曰愍

扶風歌

劉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而琨擬之按

晉有扶風郡在今陝西鳳翔府然此詩所指未詳何地又按枝錄古無此曲梁昭明又編于雜歌之中豈越石初為之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叶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願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鞞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為陸驂我結歸鳥為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歲糜鹿遊我前猿猴戲我

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足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亦窮惟昔李騫騫五期期當一作無騫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聲陳重陳令心傷

賦也廣莫門洛陽城北門也丹水按漢書出高都縣莞谷高都即澤州之晉城縣今澤州有省宛谷秦將坑趙卒於此積血三尺川為之丹故名丹水龍淵劍名發將自此起也山之高者亦謂之岳此指太行而言結鬱塞也摧截困處之

貌絕峭極也李搢旗張銳曰謂李陵也蓋兵家
以斬將搢旗為能故以此目之忠信云者謂陵
不得已而降實執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漢
也○越石既失并州遂奔薊依段匹磾聞元帝
渡江遣右司馬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嶠屢求
反命而朝廷不許故有是作首一節言初赴并
州有顧瞻戀關之情次言將陟太行之險而與
送者謝別有哽咽悲傷之意中叙去家既久屢
致喪敗不免奔竄窮困而有君子道微之歎末
章之意謂雖託身鮮卑其實相與歃血同盟

戴晉室今不見信則一無如之矣不敢居言
其君故借李陵為喻而反覆歎之也時江黃
應龍曰琨初與匹磾約為兄弟今詩以匈奴待
之且其有隙終為所害也

重贈盧諶

握中有玄作懸璧本自荆山瑒音惟惟彼太公望昔
在渭濱叟叶平聲鄒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
曲起逆音遇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
音鈞尚能隆二伯通作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
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措何其不夢周誰云聖

補註四
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
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我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
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轡
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興而又比也玄壁壁之剗形圓象天故其色尚
玄荆山在荊州江陵者是也蓋江陵即古之郢
都卞和於此山得玉璞璆即謂此玉也太公望
台尚也文王田于渭之陽見尚坐茅以漁載與
俱歸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
望鄧生鄧禹也更始時聞光武安集河北乃自

南陽杖策追至鄴謁曰白願効其尺土垂功名
於竹帛白登漢書註云平城旁高地幸猶賴也
曲逆陳平所封縣屬中山郡高祖擊韓王信於
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用平祕計得
解乃更封平為曲逆侯鴻門項羽留沛公飲處
在京兆府新豐縣留侯張良也是時范增數目
羽擊沛公有頃公從間道走使良謝羽得免重
耳晉文公名五賢謂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
空季子也小白齊桓公名射鉤謂乾時之後管
仲射桓公中鉤後以為相悲獲麟魯哀公十四

年西狩獲麟孔子傷其出非時而見害反袂拭
面涕泣沾袍駟乘馬也輶轅之別名○此越石
專言已志之不申而以贈盧諶為題者豈以樂
平之敗未幾而并州又沒于石勒遂奔幽州得
與諶會故述其情以告之歟言握中之璧可貴
重者本由荆山璞玉斲而成之以與太公之為
文武師以佐伐商之功者本惟昔日渭濱一釣
叟耳蓋自古聖賢遭時應運而君臣相濟有如
此者故鄧生亦不遠千里而求見光武卒居雲
臺功臣之首又若高祖能用陳張深謀奇計賴

以排難解紛終成大業齊桓晉文不
黨射鉤之讎而信任之卒致霸功之盛良有以
哉今我中夜寤歎想與昔人同遊而遇非其時
故借孔子不夢周公之語感麟涕泣之事以及
覆悲傷之也朱實以下又皆自比之詞且謂時
既不利志氣摧弱有非平日之堅剛者矣情痛
語至不復隱諱可哀也夫

盧諶字子諒范陽人劉琨辟為從事中郎復
為段匹磾別駕後成帝以散騎常侍徵諶段
末波愛其才終不遣末波死依石季龍及冉

閔誅石氏謀隨閔軍遇害

時興

疊疊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忽忽歲暮遊原來蕭
藿北逾邛與河南臨伊與洛凝霜露蔓草悲風振
林薄撼撼斫隔芳葉零榮榮燄燄芬華落下
數所清曠野增遼索登高眺遠荒極望無崖一
隨時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守一作

玄漠

而此也廓猶闢也蕭亦蒿藿亦香草也撼撼
葉落聲榮榮垂貌芬香也下泉泉下流而能傷

物者詩云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急流曰冽冽寒
也索荒窳貌崖一邊畔也春生冬落謂之變陰
陽運行謂之化化一作興也澹與愴同安靜也至人
莊子所謂不離於真者玄漠指道體而言見張
茂先詩○此子諒遭天下喪亂感物興懷之詩
故以歲暮比晉代之衰末霜風下泉比寇盜之
侵擾而芳葉芬華且以比生民之凋弊者也其
意蓋言天運而不已地廓而無窮人生其中乃
忽值此歲暮之時聊且遊原野采蕭藿以自娛
而其所歷景象遼索如此登高極望滔滔皆然

是知時物之變固不免隨化而遷則人心之靈
又焉得不因物而興感乎唯至人者乃能安時
處順目擊道存而不動其中也

贈崔溫

李善曰集云與溫太真崔道儒蓋崔悅

溫嶠乞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遊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
路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
雲霧遊子恒悲懷舉目增求慕良儔不獲偕舒情
將焉訐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翊鄙多俠氣豈

惟地所固李牧

邊城荒

者

詰秦人折北慮馬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恨以
駕蹇姿徒煩非子御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
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倪寬以殿反練黜終乃最
衆賦何武不赤赤遺愛常在去古人非所希短弱
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

賦也沙漠流沙也在匈奴南界舊京洛陽也良

傳指崔溫而言賢士謂下文李趙輩也聲譽流

傳而能動人謂之風存察務事鄙邊也俠之言

挾也以權力挾輔人者也固謂險絕李牧趙之

良將常居鴈門大破殺匈奴軍使不敢近邊者
十餘年趙奢亦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乃遣奢
將兵救之秦軍敗走疆場邊界也折猶挫也謂
使秦人挫其北伐之謀也羈旅寬政用管仲對
桓公辭卿之語謂段匹磾能容任已也委質猶
言委身非子善養馬者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
之間馬大蕃息弛解也負擔勞役也宰治也屐
違失也收猶取也倪寬為漢左內史愛民不忍
急切以租不入課殿當免官民恐失之乃相率
載檐輸租強屬不絕課更以最上凡下功曰殿

上功曰最何武漢楚內史為人仁厚居官無非
赤名去後常見思有素謂素有此心也○此詩
蓋子諒嘗洛陽焚毀之後為幽州別駕之時遊
覽山川風景感古念今舒寫情素特以寄贈崔
溫二子云爾然其委質所事謙已恤民於此亦
可見矣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文章冠一時尤妙
於陰陽筭曆卜筮之術王導引為參軍元帝
始鎮建業使璞筮之所言皆驗補著作佐郎
遷尚書郎以母憂去未幾王敦起為記室參

軍敦既謀逆使筮璞曰無成壽且不久敦大
怒問卿壽幾何荅曰命盡於今日口中敦即
收斬之及敦平追贈弘農太守

遊仙詩五首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戶
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跡企潁陽臨河思
洗耳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
吞玉齒蹇脩時不存要聲之將誰使

賦也青谿山名李善引庾仲雍荊州記云臨沮
縣青谿山有道士精舍按臨沮即今襄陽府南

潁縣也鬼谷子姓王名詡周古之人隱居青谿地
谷因以自號蘇秦嘗師事之跡是也企舉足而
望也潁陽許由隱遯之所莊子謂堯以天下讓
許由由進之潁水之陽且以堯言不善乃臨河
洗其耳閭闔淮南子註云兌風也渙水文微動
貌靈妃宓妃也蓋宓義氏之女溺洛水而死遂
為河神蹇脩古之善為媒者楚詞云求宓妃之
所在吾令蹇脩以為理。景純自謂才志足以
有為而朝廷不能盡吾之用乃欲遯迹山林高
蹈風塵之外故託意遊仙賦詩以自見此篇謂

青谿山有道士號鬼谷子者乃自况也且言企
跡許由臨河思洗其耳以自潔因見波上靈妃
相顧而笑欲求之而不可得此特寓言以舒夫
逍遙縱適之情非必實有所見也荊州記又云
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谿之美然則
此詩殆亦因至青谿而作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

翠相鮮

綠蘿結高林蒙籠蓋

一山

樹反

中有冥寂士

靜嘯撫清弦放情凌霄外

嚼藥挹飛泉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

袂一作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比也翡翠鳥名赤羽曰翡

翠曰翠若莖也家

龍蔽覆貌冥玄默也霄近天之氣嚼藥猶魏文

帝典論言飢食瓊藥挹酌也赤松已見前松子

註左挹之挹猶引也浮丘李浮丘伯王喬之師

柏拊也洪崖亦仙人號見神仙傳蜉蝣蟲名以

蝓蟻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龜鶴壽皆千歲道

家言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噎故壽○此篇蓋

刺時人之玩細娛而忘保養者言翡翠戲于蘭

苕其容色非不相鮮而可悅以喻人之役于世

網苟趨祿利莫不以身榮而自矜然視山林潛

遜之士怡情養性超世絕塵而時與羣仙遨遊
上下者相去遠矣且此輩迷溺不悟政如蜉蝣
之朝生暮死又烏足以知龜鶴之長年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
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
我駕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
獨悲吒

賦也六龍日駕也淮南注云日乘車駕以六
龍義和御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淮海變禽國
語趙簡子歎日雀入海蛤雉入淮為蜃

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丹谿仙靈所
即所謂不死之鄉也螭如龍而黃無角非我駕
言非我所能駕之也魯陽迴日淮南子曰魯陽
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應之日為之反三舍
註云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吒歎聲○此篇感
晷運之莫留因物變以測已思欲騰化而未獲
所願是以不免臨川而哀歎也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
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潯穎怨青陽陵茗
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涕緣纓流

比也羨猶慕也清源水初出清淺處也運者周
游之意吞舟大魚也韓詩外傳云吞舟之魚不
居潛澤丰圭曰璋圭璋特達禮記聘義之文凡
朝聘用璧琮則有幣圭璋則特用不須幣帛足
以自達也闇投謂使人疑而不取鄒陽書云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莫不按劍相
聘潛穎苞含而未發者春為青陽陵升也草木
之翹秀者皆謂之茗○此篇傷已志之不遂也
其言逸翽迅足自况思欲飛騰於高遠而淺水
不能運大魚以喻朝廷未足以任已也且

謂吾才固多有用然不可以強進是猶圭璋雖
稱特達而明月之珠豈可以闇投人乎由是思
之向也未得就仕則如潛穎未舒然春陽之不
早及今既仕而無所成直恐年與時馳遂至枯
落譬則陵茗翹秀而哀素秋之易迫也夫景純
所以託意遊仙者正在於此故其悲惻而流涕
豈得已哉

雜縣音寓魯門風煖將為災吞舟湧海底高浪駕
蓬萊神仙掛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瀟容成
揮玉杯姮娥或作娥揚妙音洪崖頤頤叶何

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比也雜縣海鳥名國語云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展禽曰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今茲海其有災乎是歲海多大風冬暖賈逵曰爰居雜縣也蓬萊海中仙山史記封禪書言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陵陽容成皆仙人名列仙傳云陵陽子明好釣魚於魚腸中得服食之法乃上

黃山采玉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丹滯即石脂流丹也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時揮者舉手行杯之貌姮娥羿妻也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中領搖動也願刻也列子曰頷其願則歌合律九垓之垓當作咳淮南子若士謂盧敖曰吾與子汗漫遊于九垓之上漢郊祀歌作九閼註謂九天之上也此與國語九垓之田義自不同齡年也邁過也五龍榮啓期遁甲開山圖解謂皇后君昆第五人皆人面龍身同得仙治在五方長曰角

龍木仙次日徵龍火仙商龍金仙羽龍水仙宮
龍土仙也漢武諱徹亦好求仙內傳西王母曰
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殆恐非仙才也○此篇
刺時君無戡亂之才也言海鳥知風暖之災而
避于魯門以喻國家將有禍亂當思所以豫防
而銷弭之迨夫兇逆一起則朝廷傾危正猶海
風既至則大魚騰躍高浪掀掀而蓬萊為之
搖矣因又託言蓬萊諸山素有騰化之術當
風濤險惡乃能排雲而出相與升降于九
上遊戲自若是以禍難不得而反歷年若此

求然之人君所以遇也亂變之患而延國祚者
是豈無其道哉故竺末特借燕昭無靈氣懷武
非仙才為喻其旨微矣是時王敦已有謀逆之
心故為是言及其與平兵犯關攻據石頭而宮省
奔散上下危懼亦其驗也

謝混字叔源陳郡陽夏人太傅安之孫也風
華為江左第一尚孝武帝晉陵公主官至中
領軍尚書左僕射以與劉毅善坐誅

游西池

西池在丹陽城西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
此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鞅陵關高臺
騁飛霞歌叶寒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景吳鳴禽
集水木湛清華叶胡襄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美
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無為牽所思南榮誠其多
賦也蟋蟀唐風篇名蓋民間終歲勞若相勸為
樂之詩勞者歌韓詩伐木序云勞者歌其事有
來謂歲月也李善引陸雲歲暮賦云年有來而
棄子城肆禮記一義云城內空地曰肆被延及
也臺即闕觀也古風呂覽曰春風施惠萬物者

也繁卉木茂盛貌屯聚也曰京日晷也順循引牽
也美人指友人而言愆過期也遲暮衰晚也楚
詞云恐美人之遲暮南榮即莊子所謂南榮趯
也庚棄楚謂南榮趯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
思慮營營多謂多其思慮即營營之意。此叔
源感詩人之誄歌歎歲月之易逝故於芳春出
遊西池而登高眺臨流徙倚其情賞自得如
此因念友人牽於世務不得及時相與為樂恐
其遲暮無如之何且舉庚棄子所以誠南榮者
為勸則其意之所在豈特望其同遊而已哉

選詩卷第四

不言四

三



